

世界女性题材经典名著



CARMEN


【法】梅里美 著 张秋红 译

卡 门

新刊-3

CARMEN

【法】梅里美 著 张秋红 译



卡 门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卡 门

[法] 梅里美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1 插页 230,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平装印数 1—12,000 册

ISBN7—5360—1588—7/1·1415

平装定价:8.40 元

译 本 序

在法国文学史上，普罗斯佩·梅里美和他的小说，简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文学现象。他没有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那样展现整个历史广阔画面的煌煌巨著，没有像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可视为封建贵族复辟与资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形象历史的杰作，也没有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他居然仅仅凭借寥寥十九篇精心雕琢的短篇与中篇小说就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取得不朽的地位。

一八〇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这位法国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短篇小说大师诞生于巴黎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律师，父亲是画家，母亲是十八世纪童话作家波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原攻读法律，但对希腊语、西班牙语、英语、俄语及这些语种的文学有更大的兴趣；十九岁时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克伦威尔》（1822）；同年结识比他大二十岁的司汤达，与之结为忘年交，司汤达对他日后的创作起过很大的影响。

一八二五年，他用假名发表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获得成功；一八二七年再次用假名发表诗歌集《独弦琴》，颇受欢迎；歌德曾撰文向德国读者介绍这部诗集，普希金也曾把其中几首译成俄文。

一八二八年，他创作了历史剧《雅克团》，以三十六个戏剧式场面描绘了十四世纪法国的一次农民起义，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与贵族的暴戾残忍，深刻地揭示了“雅克团”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一八二九年发表《查理九世时代遗事》，这部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的历史小说，继《雅克团》之后，再度表现了反封建、反宗教的主题。

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他发表了几个短篇，显露了精湛的艺术技巧。《马特奥·法尔戈纳》(1829)描写科西嘉岛的猎人毫不留情地杀死了贪小利而背叛家族荣誉的独生子，塑造了嫉恶如仇的典型形象；这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面对当时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散发出淳朴而豪迈的气息。《夺棱堡》(1829)描述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克俄国固守的一个堡垒的经过，表现出帝国时期法国士兵的英勇善战与乐观精神。《塔芒戈》(1829)叙述贩卖奴隶的船上黑人反叛白人的壮烈故事，揭露了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作品提出了十九世纪殖民主义的罪行与非洲黑人的苦难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把矛头直指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义。这几个短篇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富于异国情调与地方色彩，不愧为短篇小说中的佳作。

七月王朝时期，他先后在海军部、商业部与内政部任职；一八三三年担任历史文物总监，周游了法国；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游历西班牙与土耳其；一八四四年进入法兰西学院。这期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伊尔的维纳斯》(1837)情致空灵而又带有神秘色彩，叙述娓娓动人，其若隐若现的寓意似乎表明：严肃认真的美要求人们对爱情绝对忠实；而描述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科西嘉岛上一个家族复仇故事的《高龙巴》(1840)与叙述

一个吉卜赛姑娘爱情悲剧的《卡门》(1845)则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高龙巴》明显地否定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即统治阶级的法律与道德,作为整个故事的中心与动力,高龙巴这位尚未完全开化、带有几分野性的村姑无视上流社会的“体统”与是非标准,置统治阶级的法纪与权威于度外,一切按自然的本性与强烈的感情行事,其魄力、毅力与才智远远胜过深受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人物,作者通过这种对照赞美了远离资产阶级文明的强悍的个性。《卡门》的男女主人公来自互相对立的社会阶层,在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是非标准的矛盾,他们最后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作为社会的叛逆,作为独立不羁的性格的典型,卡门这朵“恶之花”蔑视社会并反抗社会,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坚持个性自由与忠于自己的原则正是她最引人注目的标志,这个富有浪漫情调而又集灵敏、机巧、泼辣、大胆于一身的人物乃是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最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之一;这篇脍炙人口的杰作后来被以比才为代表的许多音乐家改编为歌剧与乐曲,格外驰誉全球。

一八三〇年梅里美在西班牙结识蒙蒂佐女公爵,并与她成为终生朋友。一八五三年她的女儿欧仁妮·蒙蒂佐成为法国皇后,梅里美得以出入宫廷并当上议员;然而他对拿破仑三世却无好感,一直是个三心二意的廷臣。第二帝国庸俗卑劣的现实使他难以再塑造出具有资产阶级强烈个性与进取精神的人物形象。这一时期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工作,并学习俄语,翻译介绍了普希金、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小说。晚年,他写给最亲密的朋友、大英博物馆馆长巴尼兹爵士的一系列书信被视为一部“第二帝国的历史”。普法战争爆发后,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梅里美怀着国破家亡之痛,于法国南方小城戛纳逝世。

在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群中，梅里美作为一位对古代历史文化具有精湛修养的知识极为渊博的学者而令人景仰。他善于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在他的小说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而有之，相映成趣；他凭借独特的艺术风格征服读者，每每以冷静的态度与平静的语调叙述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惨绝人寰的悲剧，却又竭力表现奇异的事物、特殊的性格与不同寻常的激情。他刻意求工，惜墨如金，其文字的精雕细刻、语言的高度凝练与叙述的明快流畅，使他的优秀作品臻于艺术的化境，这就难怪他被评论家誉为“一个天才”与“一朵典型而独创的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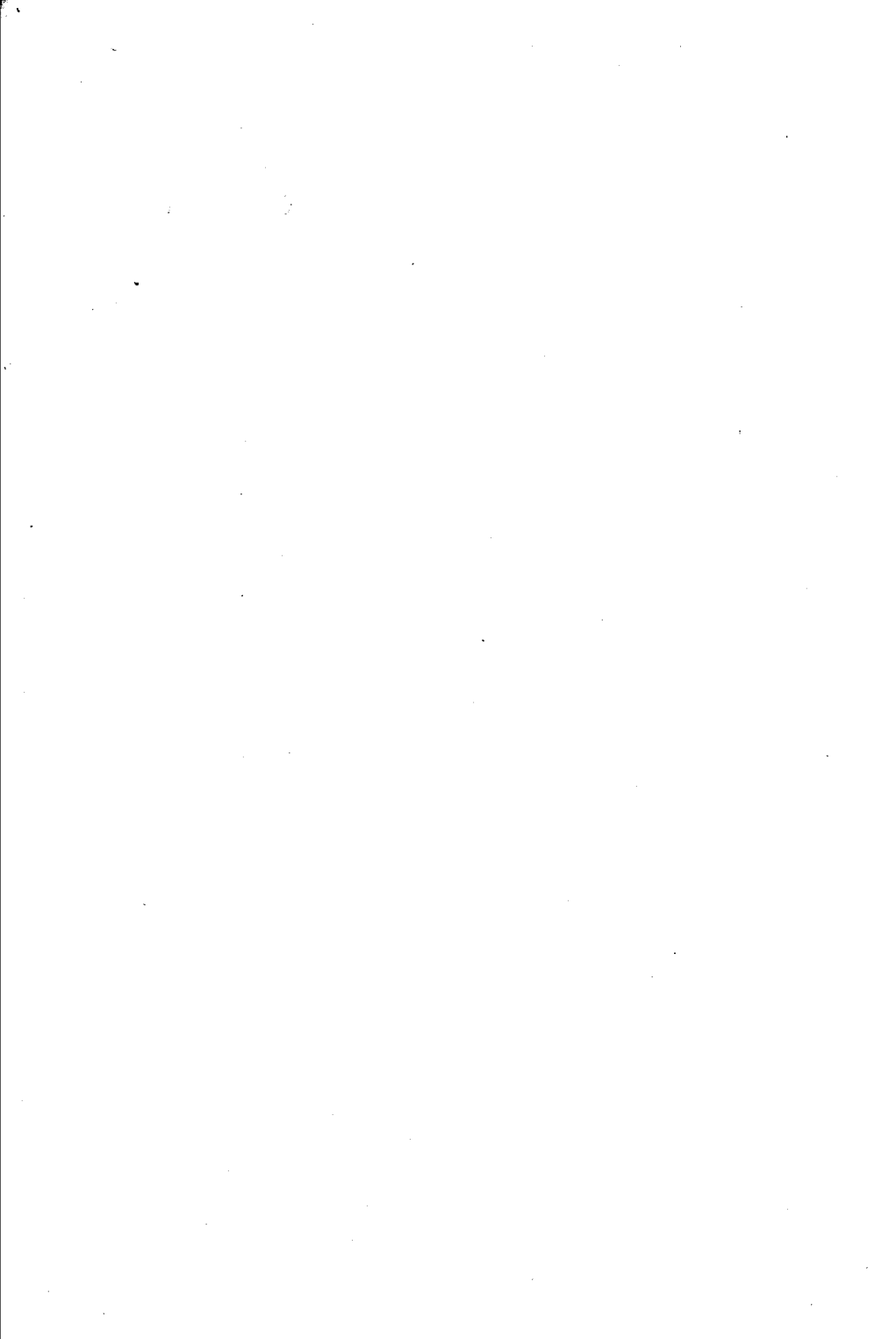
张秋红

1993年1月18日于上海

目 录

卡门	1
高龙巴	69
附短篇四篇：	
马特奥·法尔科纳	231
夺杖堡	246
塔芒戈	252
伊尔的维纳斯	275

卡 门



任何女人都讨厌而有害，
只有两种时候才惹人爱：
一种时候是洞房花烛夜，
另一种就是离开这世界。

——帕拉第乌斯^①

第一章

地理学家纷纷说门达^②战场在马尔贝拉^③往北七八里处，如今的蒙达^④附近，巴斯蒂利——珀尼人^⑤区内，我一直怀疑他们在乱弹琴。根据我自己对《西班牙战争》^⑥无名作者的原文与奥苏纳公爵^⑦宝贵藏书中收集的某些资料所进行的推测，我想，应该到蒙蒂亚近郊去探访恺撒最后一次与共和国卫士们进行孤注一掷的较量的那个难忘的地方。一八三〇年初秋，我正在安

① 帕拉第乌斯（约 363—431），小亚细亚人，基督教隐修士，史学家，所著《劳苏历史》记述早期埃及与中东地区隐修院生活情况，有时以古希腊英雄史诗的形式重述古代传说。题词原系希腊文。

② 门达，西班牙古城。公元前 45 年，古罗马统帅庞培的军队在门达高地列阵，与恺撒的军队激战数小时。为了鼓舞士气，恺撒亲自出马，终于取得胜利。

③ 马尔贝拉，西班牙南部小港。

④ 蒙达，西班牙南部小城。

⑤ 巴斯蒂利、珀尼，西班牙南部部落。

⑥ 《西班牙战争》，由古罗马一无名军官所著，系有关恺撒远征西班牙的珍贵史料。

⑦ 奥苏纳公爵属于西班牙一名门望族。梅里美曾在蒙蒂亚佐夫人府中结识其后裔。

达卢西亚，便作了一次路程相当长的旅行，以求驱散滞留在我心中的疑云。我希望，我不久就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在所有诚实的考古学家的头脑里不再留下任何犹豫。在我的论文最终解决这使整个欧洲的学术界悬念不已的地理问题以前，我在科尔多瓦^①雇了一个向导和两匹马，带着《恺撒回忆录》^②和几件衬衫，算是全部行李，便动身旅行了。有一天，我奔波在卡舍纳平原的高地上，疲乏不堪，渴得要死，烈日快把我烤焦了，我正乐意把恺撒与庞培的儿子们交给魔鬼去处置，忽然望见离我走的小路相当远的地方，有一小片绿茸茸的草地，上面点缀着灯心草与芦苇。这向我表明：泉水就在附近。果然，走近一看，只见所谓草地区是一片沼泽，好像从卡布拉山脉两座高高的分支中间一道狭窄的峡谷里流过来一条小溪，在这里隐没。我推断，沿着小溪溯流而上，我一定会找到凉水，少遇到些蚂蟥与青蛙，或许还会在悬岩间找到一点儿阴凉之处。一进狭谷，我的马就叫了起来，我看不见的另一匹马立刻应了一声。我才走了一百来步，狭谷就豁然开朗，向我展现出一种完全被四周高耸的峭壁遮去阳光的天然竞技场。旅行者不可能遇到比这里更令人愉快的小憩之地了。陡峭的悬岩脚下，迸出水泡的泉水直往外涌，落在一个铺满雪似的白沙的小潭里。五六棵一直避着风又为泉水所滋润的苍翠而美的橡树，耸立在泉边，以浓荫笼罩着清泉；潭的周围，绿莹莹一片如茵的芳草，提供了一张再好不过的床，这在方圆数十里内的任何客栈里都是找不到的。

发现如此美妙的地方光荣并不属于我。有个男人已经在那

① 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古城。临瓜达尔基维尔河。公元前45年被恺撒攻陷。罗马共和国末期成为繁荣的商业文化中心。

② 《恺撒回忆录》系关于恺撒的历史著作《高卢战争》、《国内战争》、《非洲战争》、《西班牙战争》的总书名。

里休息，我进去的时候，他一定还在梦中。他被马嘶声惊醒，站起身来，走近他的马，那匹马早已趁主人入眠时在四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餐。

那是个年轻而朝气蓬勃的男子汉，中等身材，不过看上去十分强壮，目光阴郁而高傲。他那原来可能还中看的肤色，在骄阳的烘烤下，变得比他头发的颜色更深了。他一只手拉着坐骑的缰绳，另一只手拿着一支喇叭口铜短铳。我承认，起先那支短铳和拿枪人的那副凶相曾使我感到有点儿意外；但我再也不信有什么强盗，因为我一直听人谈起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况且，我见到那么多正派农夫全副武装去赶集，所以，看见一件武器并不能使我有理由怀疑陌生人的品行。——再说，我心里思量：我这几件衬衫和几本埃尔泽维尔^①版《回忆录》，他拿去做什么呢？我因此向那拿着短铳的汉子亲热地点头致意，露出微笑问他，我是不是打扰了他的安眠。他没有答理我，只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好像对他这番检查感到满意似的，他又同样专心地审视我那位正走上前来的向导。只见我的向导忽然脸色苍白，站了下来，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恐惧。“碰到坏人了！”我想。然而谨慎立刻提醒我别让人看出任何不安。我下了马，吩咐向导卸下马笼头，我又跪在泉水边上，把头 and 双手浸在水里，然后像基甸^②手下那些不中用的士兵一样，俯伏在地上，喝了一大口水。

这时我留心看了看我的向导和陌生人。向导正十分勉强地走过来；陌生人看来对我们并没有恶意，因为他已经放开了马，他起先平拿着的那支短铳这会儿枪口也已朝下了。

① 埃尔泽维尔系十七世纪初荷兰出版家，其图书印刷精美且便于携带。

② 基甸，《旧约全书》中以色列人的土师和救星。

我觉得自己不必由于人家的轻视而面露愠色，便躺到草地上去，带着无拘无束的神情问那手拿短铳的汉子有没有火刀。同时我掏出我的雪茄烟盒。一直没吭声的陌生人在自己的口袋里找了一下，取出火刀，连忙替我打火。他显然变得通人情了，因为他居然坐到我的对面来，只是武器依然没有离手。我点燃了雪茄，又从剩下的烟中挑了顶好的一支，问他抽不抽。

“抽的，先生。”他回答。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注意到他并不像安达卢西亚人那样发S音，由此我推断出：他像我一样也是个旅行者，只是不怎么懂考古而已。

“你抽抽看，这支还凑合。”我递去一支道道地地的哈瓦那雪茄，对他说。

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拿我的雪茄点着他的一支，又点了点头向我致谢，接着显出十分快活的样子抽起烟来。

“啊！”他从嘴巴与鼻孔里慢慢地喷出第一口烟，叫了一声，“我好久没抽烟了！”

在西班牙，送上与收下一支雪茄往往就建立起友谊，犹如在东方分享面包与盐。这个汉子原来竟很健谈，使我不禁感到意外。虽然他自称是蒙蒂亚一带的居民，不过看来他对那地方并不熟悉。连我们所逗留的那可爱的山谷的名字他都不知道；周围任何村庄的名字他也说不上来；后来，我问他在附近有没有看见颓垣断壁、卷边巨瓦与雕花石刻，他承认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类东西。相反，他谈起马来却显得十分在行。他把我的马评论了一番，这并不难；然后，他对我细述了他的马的家系，这匹马出自著名的科尔多瓦养马场，确是匹种马，据它的主人说，十分吃苦耐劳，有一次不是飞奔就是快跑，一天竟赶了一百二十里路。在他的长篇大论中，陌生人突然停住了，好像由于说

得太多而感到惊奇与不快似的。“那是因为我非常急于赶到科尔多瓦去，”他略显尴尬地说下去。“我得恳求法官接受一件案子……”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只见安东尼奥垂下了眼睛。

浓荫与清泉使我陶醉，我不禁想起蒙蒂亚的友人塞在向导的褡裢里的几片极好的火腿。我让向导拿出火腿，并邀请陌生人参加这临时安排的小吃。他固然好久没抽过烟，但依我看来他很可能至少有两三天两夜没吃过东西。他贪馋地吃着，像只饿狼一样。我想，遇上我，对这个可怜虫来说，真是天意。但我的向导却吃得很少，喝得更少，一句话也不说，虽然旅行一开始他就让我看出是个独一无二的饶舌的人。我们的客人在场，似乎他局促不安，几分不信任使他们互相疏远，原因我实在猜不出。

面包与火腿最后的残余已被消灭；我们每人又抽了一支雪茄；我吩咐向导给马套上笼头，正要向我的新朋友告辞的当儿，他忽然问我打算在哪儿过夜。

我还没有注意到向导使的一个眼色，就回答说去乌鸦客棧。

“先生，像你这样的人，那住所真不像样……我也去那儿，如果你允许我陪你的话，我们就一起上路吧。”

“非常乐意。”我一边说，一边上了马。

帮助我上马的向导，对我又使了个眼色。我耸了耸肩膀回答他的眼色，好像为了向他保证我完全放心似的，我们随即出发了。

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眼色和他的焦虑，陌生人脱口而出的几句话，尤其是他那一百二十里路的行程和他所作的不大说得过去的解释，早已形成我对旅伴的印象。我并不怀疑我正和一个走私犯，或许和一个强盗打交道；但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很了解西班牙人的性格，这足以使我确信：对一个和我一起吃过东

西抽过烟的人，什么也不要怕。当遇到任何坏人时，他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保护。况且，我很乐于知道强盗究竟是怎样的角色。强盗可不是天天都见得到的，与一个危险人物相处，特别是当你感到他温文尔雅而容易接近的时候，自有几分魅力。

我暗自希望逐步引得陌生人向我吐露隐情，虽然向导对我不断使眼色，但我依然把话题转向那些拦路强盗。不过我总是怀着敬意谈起他们。当时在安卢西亚还有个遐迩闻名的强盗，名叫若瑟·马利亚，他的业绩真是有口皆碑。我心里思量：“我不是就在若瑟·马利亚旁边呢？……”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位英雄并且全是称赞他的那些故事讲了一遍，我大胆地表示了我对他的勇敢与豪爽的钦佩。

“若瑟·马利亚只是个怪人而已，”陌生人冷淡地说。

“这是他给予自己公正的评价呢，还是他过分的谦虚？”我默默地寻思；因为，由于细看我的旅伴，我终于从他身上看出若瑟·马利亚的体貌特征，那种特征我早已从安达卢西亚许多城门口的告示上读到过。——“不错，正是他……金黄色头发，蓝眼睛，大嘴巴，一口好牙，一双小手；一件优质衬衫，一件银钮丝绒上衣，一副白皮护腿套，一匹枣红马……再也没有疑问了！不过，他既隐姓埋名，那就由他去吧。”

我们到了客栈。这客栈正如他早已对我介绍的那样，也就是说，是我遇到过的最不像样的一家。一个大房间又作厨房，又作餐厅，又作卧室。房间中央一块平石板上生着火，烟就从开在屋顶上的一个洞里出去，或者不如说停住，在高出地面几尺的地方形成一片云雾。沿着墙壁，只见地上铺着五六张旧骡皮；这就是旅客的床。这屋子，或者不如说我刚刚描写过的唯一的房间二十步外，盖了个用作马厩的茅棚。这令人陶醉的旅舍里，至少就此刻而言，再没有别人，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

岁的小姑娘，两个人皮肤都黑如烟熏，衣服都破烂不堪。——我暗自思量：“原来就是古代门达·伯蒂卡居民仅剩的后裔！啊，恺撒！啊，塞克斯蒂斯·庞培！倘若你们回到世界上来，你们会感到何等惊异啊！”

老婆子一眼看见我的旅伴，惊讶的呼喊脱口而出。

“啊！唐·若瑟老爷！”她叫了一声。

唐·若瑟皱起眉头，扬了扬手，威严的架势吓得老婆子顿时打住了。我向我的向导回过头去，神不知鬼不觉地使了个眼色，让他明白：关于我这就要同宿的旅伴，什么也不必告诉我了。出乎我的意料，晚餐还不错。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上，先来了一盆老公鸡重辣烩饭，接着是油焖辣椒，最后是“加兹帕肖”，一种辣味冷盘。三盘这么辣的菜害得我们不能不靠一羊皮袋美味的蒙蒂亚酒帮忙。吃过饭后，我发现墙上挂着一把曼陀林——西班牙到处都有曼陀林——，便问伺候我们的小姑娘会不会弹。

“我不会，”她回答，“不过唐·若瑟弹得可好呢！”

“你就别推辞了，”我对他说。“快唱个曲儿给我听吧；你们的民族音乐，我可真喜欢得入迷。”

“我说什么也不能拒绝一位让我抽这么名贵的雪茄的这么有教养的先生。”唐·若瑟心情愉快地大声说。

他让人把曼陀林拿给他，便自弹自唱起来。他的嗓音并不圆润，但却悦目，曲调悲凉而怪；至于歌词，我一句也不懂。“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我对他说，“你刚才唱的并不是西班牙歌。你唱的好像是我在外省^①里听到过的‘佐尔齐科斯’^②，歌

① 梅里美自注：“外省，此处系享有特权的省份，即阿拉瓦，比斯开与吉皮兹夸以及纳瓦拉的一部份。巴斯克语系当地用语。”

② 佐尔齐科斯，系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有伴唱的舞蹈。